意犹未尽

夏日忆趣

■方鸿儒 文

赤日炎炎似火烧,我在家里孵空调,上上网,写写稿,不由得忆起童年度夏时的种种童趣、野趣。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笔者随父母从长宁的兆丰新邨迁居到当时的乡下塘桥老屋。生活环境的遽然改变,使我很快跌打滚爬成了与农家孩子为伍的“野孩子”。

现在回想起来,那年头的孩子是真“自由”,真开心。

所谓的“暑假作业”不过是薄薄的一本意思意思的练习册,花上三五天便可将其涂抹完。余下漫长的假日,便是属于自己的快乐好时光,疯玩了。

那时,父母上班,孩子“散养”。

盛夏酷暑对贪玩的孩子来说不但不可怕,且正可享受唯有夏季才有的各种玩乐游戏。

晨曦微露,在老屋中的竹榻上汗流浃背地睡一夜,睡眼惺忪地起来,端着一把竹椅在屋前纳凉,呼吸着屋外新鲜而凉爽的空气,聆听着树丛中鸣蝉一声声“热死了,热死了”的清脆而悦耳的叫声,便驱走了闷热夏夜带来的疲惫。

简单胡乱地吃完早饭,相熟的小伙伴便会不约而同聚拢于屋前的树荫下,下棋或打牌,争执与输赢是难免的,但更多的是快乐与友情。

打牌是小赌赌,赌的不是弹子就是香烟牌子。或许因为我的手气不错,赢了不少弹子。但最终还是被“望子成龙”的父亲全扔到老屋前的河浜里去了,让童年的我难受了好几天。

乡下的孩子一到夏天最喜欢玩的莫过于抓蟋蟀和粘知了了。当年笔者居住的塘桥乡下还有许多坟墱头,是蟋蟀最佳藏身之地。坟墱头上杂草丛生,有一种叫不出名的藤上长着刺的野草,一不小心脚上皮肤便会划出血痕。但因为抓蟋蟀,也顾不得疼痛了。听得蟋蟀叫声,便小心翼翼地扒开草丛,见其虫影,用丝网罩住即可。

抓来蟋蟀后,小伙伴们便在空旷的场地上斗蟋蟀。蟋蟀在盆中搏斗撕咬,一旁观战的我们也呐喊呼叫,极其兴奋刺激。

粘知了要用废橡胶和松香,先在煤球炉上熔化,再将其调和,便很有黏性了。然后找一根长竹竿,提个笼子就行。因为当年并未有“高温红色预警”,在烈日下粘知了,我曾“野”到手臂被毒辣的阳光暴晒到蜕皮,而毫无灼伤的感觉。

笔者当年所居住的老屋门前有一条宽十余米的直通黄浦江的小河浜。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我的泳技无师自通。那时到河浜野泳叫“汰冷水浴”。我从狗刨式到侧泳、自由泳、仰泳全学会了。夏季一到,乘着潮涨,每天必跳入河浜汰冷水浴,顺流逆水,来回游上几圈。那可真是一项相当过瘾却又不费分文的健身运动。

夏日的夜晚,对孩子们最有诱惑力的便是看露天电影了。电影海报刚贴出,孩子们便切切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电影是在塘桥小学操场上放映的。票价很是便宜,仅五分一张。

当年我家兄妹七人,家中经济拮据。记得那晚放映的是《五更寒》。我苦苦哀求母亲,索讨五分钱而不得,只能失落而呆呆地看着别人家的大人孩子拿着自备凳椅,嘻嘻哈哈地朝学校走去。

是的,每代人的心中都有自己对童年时最美丽、最有趣的夏日记忆,但在我便是感谢大自然的格外恩赐。

烈日、潮水、鸣蝉、蟋蟀,还有田间的瓜果,夜晚的纺织娘、萤火虫……大自然这个最好的老师,让我的童年闪烁着“金色”光华。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重蒸暑气一时收 ■罗倩

岁月悠悠

西瓜的陈年往事

■朱祖昌 文

午觉醒来,吃上两片西瓜,爽口醒脑。

那些年,吃西瓜对普通人家来说谈不上是件奢侈的事,但每天能吃上西瓜肯定是奢望。

那时经济拮据,物质匮乏,货源紧张,西瓜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盛夏时节,即使是富裕人家想吃西瓜,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弄堂小店偶尔来了一车西瓜,常常引来几十人的排队。

所谓的一车也仅是一辆黄鱼车载着一筐装满西瓜的竹箩筐而已,根本满足不了一弄堂人的需求。有的水果店在玻璃罩内放着切好的西瓜,那不是随便可买的,要有医生开具的高热急诊证明,方能买到半个或四分之一个。我家十几口人仅靠父亲一人的收入,经济拮据的生活水平,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西瓜已是期盼。这期盼也仅是一小片而已,一只西瓜要十几人分享呢。只有偶尔来了客人,父母用西瓜招待,大哥大姐们只能“礼让”我们这些“小巴辣子”三分。

那些年,一只西瓜可谓物尽其用。吃完瓜瓤,主妇们会将瓜皮刨去外层硬皮,留下嫩绿色的瓜皮肉,用盐腌制后,下锅爆炒几下,再加些咸菜,就成一碗美味的佐餐。这其中虽有贪其性凉味甘、清热消暑之功效,也不乏能省下一些菜钿。所以,对于主妇们来说,买到一只薄皮西瓜,并非是一件完美的事。吃完西瓜,瓜籽也是不能随意丢弃的,洗洗干净,晒晒干燥,那是为过年准备的年货。

那些年,还有卖西瓜瓤的,那是食品厂为了做西瓜酱而委托水果店做的生意。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也曾经在复兴中路瑞金二路口的水果店参加过由学校组织的挖瓜瓤劳动,也由此知道了西瓜酱是由西瓜皮制成的而非西瓜瓤。还有堂吃西瓜的,那是为留种西瓜收集瓜籽的。这类西瓜一般质量上乘,当然价格也不菲。

那些年,西瓜是时令性水果,只有夏天才能品尝。只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流通领域的开放,到了冬季,有了海南岛来的西瓜。但瓜的甜度、水份、口感都不如时令西瓜。记得某年春节期间,在一个水果摊看到,小黑板上写着“海南西瓜,包熟包甜”。可在摊位旁,一顾客拿着已经剖开、几近白色瓜瓤的西瓜正与摊主交涉。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吃西瓜已经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了。可对那些年的人来说,对西瓜的期盼,回味记忆中西瓜的不同吃法,因生活清贫,而格外满足。

世相百态

病房三友

■周彭庚 文

说话直爽的人见过不少,但直爽到如此程度的,还是第一次见识。

妻子因施行股骨头置换手术,住进骨科病房3床。我陪同她进病房“报到”时,2床已悠闲地斜倚在被子上。“欢迎,欢迎。”嗓音颇响,极显“地主”的热情。

大约是看到妻子凝重而带忧虑的神色吧,她又开口了:“哎,我吃过好几次‘刀鱼’了,没什么可怕的。进了医院就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医生了,随他处置吧,大不了下不了手术台。”这是给害怕手术的人宽慰还是添加压力和思想负担?

正在我们不知回什么好时,1床来了。阵势不小。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走在前面,虽有些颤颤巍巍,但身板挺直;旁边那个搀扶他的女的,脸色白净,皱纹不多,头发乌黑,但明显是染过的,身材略微发福,猛一下看不出年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紧随其后。

“噫,不是只允许一个家属进病区病房陪护吗?”2床发出了疑问。

“哦,我们是在本医院工作的。”中年男人解释。“哦,近水楼台,特权。”2床似在自语,又似在指责。“对不起,我们马上就走。”两个中年人搀扶着老人退出了病房。

2床没停嘴,对着留下来的1床说:“不是我说你啊,你可不够孝顺。”

“哦? 你哪儿看出来啦?”1床惊讶,但声音平静。

2床说出了理由:“你来住个院,为什么还要让你这么大年纪的老父亲送?”

1床“扑哧”笑了:“他是我丈夫。”

“什么? 你丈夫? 你们是老夫少妻呀! 他多大,你多大?”2床虽判断失误,但仍没停下“追击”。

“他94,我75。”1床坦然地回答。

2床还停留在自己的思路里:“那么,是他喜新厌旧,停妻再娶呢,还是你攀高枝,傍大款呢?”听着这尖锐且无理的话,我很担心她们会吵起来。

但1床挺大度,仍是轻言慢语:“我们是货真价实的原配。他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革命战士,负过多次伤,身上至今还留有‘战争纪念品’三块弹片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还在休养所里。我敬慕这样的英雄,愿意照顾他一辈子。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你真高尚。”我感到她的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弯弯绕的言外之意。大概1床跟我的理解差不多,淡淡地一笑:“谢谢。”

但2床实在是个嘴停不住的人,她把头转向了我妻子:“小妹,你今年多大啊?”妻子刚才已见识了2床的铜牙铁嘴,大概不想招惹,只是极简单地回答:“70 。”

“什么? 你70? 我今天怎么啦,尽看走眼。我本来还以为我是‘老大’呢,谁知只是个‘小三’。”她的话引得病房里的人一起笑起来。

妻子忍不住好奇,问:“那你今年多大呀?”妻子竟模仿起2床的语气。“唉,我才65呢。”

听到2床说“65”,我才注意地看了看她。胖胖的身体,粗粗的脖子,大大的头,头发黑白相间,灰棕相错,或直或卷,或耸或伏,“天然去雕饰”,就像懒惰的画家几年没洗过的调色板,斑斑驳驳。她看上去确实比现今一些同龄大妈沧桑得多。

2床的电话、视频也特别多。不知是不是耳朵不好,接听时她总是打开“免提”,与病房的人“共享”。别看她说话挺冲,人缘却不错。刚住进院,尚未动手术,问候的就一个接一个。有约吃饭的,有约k歌的,甚至有约旅游的,我就不明白了,一个腿脚不方便的,带着去旅游,该是多大的“累赘”啊,但朋友们就愿意带着她去,这该是多重的情谊啊。

她后来接的一个电话,让我理解了。

“喂,韩姐,告诉你一个喜讯,101室签字啦,加装电梯有希望了。还是你有本事啊,做通了工作。”对方的话中溢满了喜气。

“好,好,好!”2床一连3个“好”,一声比一声响。

我揣摩,假如不是斜倚在床上,她一定会跳起来的。确实,像她这样靠轮椅进出的人,太需要加装电梯了。

我也替她高兴,问:“你家住几楼啊?”“底楼,101室。”她的回答一下子让我有些懵了:“你住一楼?”“是呀。”“101室? 刚才你朋友不是说101室才签字?”“哦,那是63号,我住33号。我们楼道早就装好了。”

“那……让你去做工作?”我字斟句酌,唯恐撞到她的枪口上。“你是说我多管闲事,对吧?”她的判断确实准,我就是有此意,一个腿脚不便的人,为别人家的事跑来跑去,费嘴费舌,多累啊!

想不到她的“回击”却很温和:“告诉你吧,我是爱管闲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自由主义’,是应该反对的。这可是我们那时候都认真读过的吧。”

“对,对。我背得滚瓜烂熟。”

“那是‘读书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她紧跟着补上这句话,用“那”而没用“你”,还算对我留情。

我赶紧转移话题:“你是怎么做通101室的工作的?”

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就是‘骂’了他一顿。”

“骂?”我不大敢相信,能把人骂“通”。

“告诉你吧,我只说了几句话。我说‘邻居好,赛金宝’,你把‘金宝’丢了,这是‘捡芝麻丢西瓜’,你不是戆吗? 你就保证以后不要邻居们帮忙? 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小块天地,是近视眼,夜盲症,小鸡肚肠。能帮人时不肯帮,就是冷血动物。”

“那他没跟你吵起来?”

“你以为我是没脑子? 我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针对性强着呢。要不然,我能成为小区‘优秀调解员’! 101不就被我骂醒了,签了字吧?”她很为得意。这一番高论,听得我大为佩服——多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啊!

而最后一天的事,更令我对2床刮目相看。

2床是医院常客,颇有“临床经验”,早早就预定了回家的救护车,也提醒过我们,但我们没放在心上。待到当天预订时,已排到下午4点以后。而1床准备到浦东一家护理院继续治疗,去的路程要近2个小时。2床不待1床开口,说:“我8点钟的车,先送你们,我下午4点回去。”紧跟着她手一挥,一如既往地豪爽:“就这么定了。”

临行时,三个人还建了个微信群,群名就叫“病房三友”,群主嘛,自然是微信名为“韩大嘴”的2床。她解释说,本想取名“韩大姐”,点错了,将错就错,就叫“韩大嘴”吧,“挺适合我的”。

本报地址: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65653113 邮编: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